

空軍氣象百歲人瑞

吳宗堯 與 曲克恭

文・圖 / 葉文欽

去（一一三）年十月下旬，前氣象學會理事長吳宗堯教官的女兒吳文娟女士回國，到氣象局為其父親辦些手續，並出席氣象局退休人員聯誼會，席間她談及其父親的學弟曲克恭教官，因兩家交情深厚，便利用這次難得回國的機會前往曲教官家中探望。不久後，她傳來消息，曲家為曲教官慶祝百歲生日，而前（一一二）年吳家人也在美國為吳宗堯教官慶祝百歲壽誕。然而，由於他們離開氣象界已久，如今熟知其事蹟者已不多。但任何領域皆有其傳承性，尤其在專業領域中，某些關鍵性人物的貢獻，值得後人銘記。

我個人的氣象生涯，前半段大部分就在空軍氣象中心，民國六十年調臺北時的主任已是林則銘教官（第八任），之後經過俞家忠教官（第九任）、王時鼎教官（第十任）、羅季康教官（第十一任）、劉廣英教官（第十二任）、梁瑞禎教官（第十三任）、俞川心教官（第十四任），所以我實際沒與吳宗堯、曲克恭兩位教官碰面受其領導；民國八十一年，我自空軍氣象中心副主任退伍，當時的聯隊長就是俞川心將軍。

退伍當年我就到氣象局，擔任當時蔡清彥局長的防災計畫專任助理，

第二年氣象學會專職秘書辭職，當時紀水上秘書長詢問我，有無意願接下這份工作，我欣然接受，在完成蔡局長的防災專案後，我就正式敘薪成為學會專職秘書。當時學會理事長是臺大的陳泰然教授，之後歷經謝信良教官、劉兆漢教官、劉廣英教官、辛江霖教官，直到民國九十八年十二月我以勞工身分退休，當時的理事長是周仲島教授；在氣象職涯的後半段，值得一提的是，我建立了學會年度刊物的刊登制度，這一制度延續至今。

吳文娟女士提到，她的父親為人低調，僅留下幾頁手稿給子女作為紀念。子女們對他的豐功偉業知之甚少，而他自已則認為，對氣象局最大的貢獻不過是「人才培育」而已。現居澳洲的洪理強教官曾整理這份手稿，並搭配相關照片，可惜因其子女考量其父親的個性，最終決定不予發表。惟與他於民國六十年同時進入氣象局的陳正改組長，曾在《中華防災學刊》第十卷第一期發表其看法，認為氣象局的現代化奠基於吳宗堯教官，「臺灣地區中尺度實驗：TAMEX」計畫得以推動順利，吳教官的全力支持是重要關鍵。

吳宗堯教官的事蹟鮮為人知，除了曾與他共事的空軍前輩外，幾乎無人知曉，其中有些經歷甚至未曾記錄下來。

抗戰爆發後，他自浙江進入福建，再經武夷山進入江西，途中發現空軍官校測候訓練班正在招生，遂決定投身其中。民國三十三年，他於雲南昆明測候班第五期畢業，正式加入空軍氣象行列。作為當時僅有的三位空軍氣象官之一，民國三十八年至四十三年間，他隸屬於空軍第六大隊第十二中隊，隨著B-29轟炸機執行任務，負責氣象觀測，為空軍作戰提供關鍵的天候情報。

B-29機隊解編後，吳宗堯教官就被派往空軍總部的氣象中心任職，直至當到主任才離開氣象中心。當年美軍的軍援留美尚有兩年的研究班，他與曲克恭教官前往考試，因成績一樣好，經顧問裁示兩人均錄取，先後去德州農工大學進修各一年。吳宗堯教官擔任預報課長時，曾處理著名的葛樂禮颱風，這颱風導致當時的鄭子政局長下臺負責，由空軍氣象劉大年聯隊長轉任。吳宗堯教官出任空軍氣象中心第六任主任才三個月，就應聘到北非的利比亞服務，這應該是民國五十六年的事；三年後回國就發生任職問題，因為當年一出國，主任一職出缺就由曲克恭教官接續，第二年晉升上校，而且已再交給林則銘教官（氣象七期），回國的吳宗堯教官當時還

是中校官階，這該如何處理？

很巧！民國六十年「中央氣象局」恢復建制，所有人馬就由臺灣省氣象局連升三級，改隸交通部，大家皆大歡喜；升級理由很簡單，氣象災變發生，省下屬單位實在層級太低，協調不易。當時局長還是劉大年教官，雖當過空軍氣象聯隊長，但是其為飛行而非氣象專業，因此劉局長就想到借重吳宗堯教官的專業。

聽聞吳文娟女士提及，劉局長親自至她家邀請她父親，吳宗堯教官同意協助一年，之後就出國與家人團聚，並到世界氣象組織（WMO）服務。待他退休出國，氣象局還曾商請他回國辦講習，並組團隊編輯《颱風作業手冊》乙本，供後進參據。吳教官自空軍退伍轉進氣象局，再度投入主持天氣預報，在局長任內服務至公務員最大年限方退休。在氣象生涯的後半段，他在氣象局的諸多建樹，推動了國內氣象事業的真正轉型。同時，由於氣象災害的發生，特別是民國六十六年七月下旬接連登陸高雄、基隆的兩個颱風，以及民國七十年代的「五二八桃竹苗水災」，使得時任行政院長蔣經國先生與孫運璿先生，對氣象事業更加重視，進而促進其發展。

►氣象前輩們合影，前排座位左起吳宗堯、蔣志才、曹淦生、魯依仁、曲克恭；後排左起劉廣英、羅季康、俞家忠、林則銘、王時鼎、梁瑞禎、俞川心
【照片由作者提供】。





▲蔣經國先生視導氣象局，吳宗堯教官在一旁簡報【照片取自臺灣光華雜誌】。

▲吳宗堯教官（左）任氣象局局長時，常務次長朱登皋（右）向吳教官道賀衛星站落成啟用【照片取自中央氣象局網站】。

曲克恭教官是吳宗堯教官的學弟，民國三十四年畢業於搬遷到四川成都鳳凰山機場的氣象班第六期，他倆有革命的情感，在空軍氣象中心也是事業的夥伴，吳宗堯教官是預報課長、曲克恭教官擔任長期預報課長；吳宗堯教官擔任中心主任才三個月就應聘出國服務，曲克恭教官接任第二年就晉升上校；早期國科會補助空軍三個單位專題研究計畫，空軍氣象中心是其中之一，最早連續三年是有關侵臺颱風的研究，逐年完成的負責人分別是曲克恭教官、林則銘教官、俞家忠教官；民國六十年代初期，國科會還資助王時鼎教官、曲克恭教官和俞家忠教官三人分別前往美國進修碩士學位，這項補助對他們退伍後成為民間大學氣象科系的師資，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和培養機會。曲克恭教官擔任氣象聯隊長時，美軍在清泉崗機場設E2C-77氣象雷達，越戰結束後美軍不送也不軍售，一定要將裝備搬到境外基地，曲克恭教官爭取到在原址完成WSR-74雷達架設，這對後來整個臺灣西部機場、臺灣海峽的天氣監控至關重要，直到民國八十年代劉廣英聯隊長時期，換裝成都普勒雷達，原雷達才移交至馬公；此外，曲克恭教官讓氣象行政人員深感感激的是，他成功爭取到一棟辦公大樓，讓原本分散於各處的淡水聯隊部辦公室得以集中，提升了工作效率。

民國六十六年七月下旬兩颱風侵臺，空軍雖及時完成抗颱風準備，屏東機場仍有飛機

受損，曲克恭教官因此事堅持負責求去；據稱長官不同意，認為其軍旅生涯還有發展的可能，但曲教官認為自己提前退伍，可暢通空軍氣象人事管道，還能投身民間大學從事教育，作育英才，或許他自認更適合當老師，最終選擇走上教職生涯。事實證明，曲克恭教官為國軍、氣象局及民航局培養了許多專業人才，後來，不少空軍氣象人員考上文化大學研究所，取得碩、博士學位，對空軍氣象發展貢獻良多。民國八十一年，曲教官以健康因素毅然引退，並引薦剛榮退的劉廣英教官接任氣象系主任，從踏入氣象領域到正式退休，曲克恭教官的氣象生涯長達近半個世紀。

早在民國五十年代文化大學創立之初（那時校名為中國文化學院），當時在空軍氣象中心服務的吳宗堯教官、曲克恭教官、林則銘教官、俞家忠教官和王時鼎教官等人，便受聘至文化大學地理系氣象組擔任兼任教師。據我所知曲教官到文化大學後，曾與劉廣英教官共同主持過兩年有關臺灣雨量分布的國科會計畫，我同學張儀峰和我擔任這項計畫的研究助理。除了氣象局測站外，曲教官還親自聯絡了省水利局和臺電的相關人員，並安排我們前往與負責人（皆為文化大

學氣象系畢業生）接洽，取回影印好的資料。最終，研究成果以氣象中心的編號提交，並代表空軍總部與國防部上報，獲得行政院年度優良研究成果佳作獎，並獲頒獎項。

「五二八桃竹苗水災」之後，氣象局開始規劃在全臺各地，廣設自動雨量站、氣象站，分區分年建置完成，曲克恭教官就是這計畫重要主持人，他親自到野外勘查選定安裝地點，因而在民國七十六年「臺灣地區梅雨期中尺度實驗計畫：TAMEX」展開實地作業之際，臺灣北部的自動雨量站及氣象站網已構建完成。當年在推動計畫時，陳泰然教授是主要負責人，吳宗堯教官與曲克恭教官均是規劃小組成員，作業辦公室設在氣象局，每天開會決定是否展開密集觀測時程（10p），而這預報組主要負責人，就是時任文化大學系主任的曲克恭教官和剛榮退的俞家忠聯隊長。

「臺灣地區梅雨期中尺度實驗計畫：TAMEX」為我國氣象史上空前未有的一次中美合作實驗計畫，當年，我以氣象中心課長的身分代表空軍前往琉球，參與美方派遣WP-3D氣象偵察機的任務，執行三個航次飛行環繞臺灣四周，觀測並蒐集機上氣象雷達數據。

「人生七十古來稀」，如今八十歲已成為平均壽命，能活到九十算長壽，達到百歲更是難得。吳宗堯教官與曲克恭教官這兩位大學長，因抗戰而從軍學習氣象，那時他們僅是基層人員而已，他們的影響力真正顯現於政府播遷來臺之後。在空軍氣象領域，他們的成就令人敬佩與景仰，此外，他們更進入政府氣象機構服務全民，並皆晉升至局長的最高職位。

吳宗堯教官在軍中最高階至中校，但進入政府機構後，其職位相當於中將，更是少數受聘至國外服務的專家。他為人謙遜，不談個人功績，只認為自己對氣象局的人才培育有所貢獻。曲克恭教官則已在軍中擔任氣象最高職位，但他認為這個機會來自學長的謙讓，因此他時刻謹記學長的提攜，並深知進退之道。在有適當的接班人選時，他也因體認到健康是人生最重要的資本，而毅然決定退休。此後，他不僅成功復健，恢復正常生活，甚至能夠自行駕車，更享有高壽。

吳宗堯教官、曲克恭教官與夫人們相互扶持超過一甲子，特別的是，這兩位氣象界的泰斗年長仍思路清晰，毫無失智現象，且均比他們的夫人更長壽，這在一般人之中實屬少見。